

◇采访札记

今夜,你不再关心疫情

李登求 文/图

2月13日,庚子年正月二十,接到采访牺牲在抗疫一线的孙训祥事迹的任务后,我们前往太湖县徐桥镇前进村。孙训祥牺牲前任该村党总支副书记,牺牲后,中共太湖县委追授他为“太湖县优秀共产党员”,中共安庆市委追授他为“安庆市优秀共产党员”,他同时入选“安庆好人”。

难得的大晴天,蓝天白云,阳光温暖,有着冬天最舒服的气韵,又洋溢着春天蓬勃的气息,有一种令人想“飞”起来的冲动。但空荡荡的公路,沿途路口设置的防控卡点,空寂的村庄田野,偶尔匆匆而过的戴着口罩的行人,叫人心情沉重得怎么也“飞”不起来。

前进村的防控卡点上党旗飘扬。值守棚的四周都写上了“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抗击疫情,人人有责”等大红的宣传标语,棚内的条桌上挂着临时党支部的牌子。几名戴着“防控值勤”红袖章的志愿者在忙碌。

同行的欧阳冰云去了孙训祥家采访。我独自来到村部的大院,在办公室里见到了前进村党总支书记王启中。这个跟着孙训祥共事十五年的老书记,谈起孙训祥,表情忧伤沉重,不停地讲,祥哥是个好人,一生没留过骂名,他走了,我失去了一个好兄弟,好搭档。

阳光从窗外映射进来,照在桌上孙训祥那张写着姓名、贴着照片的工作牌上。说话间隙,王书记不时看看工作牌。看得出,王书记和孙训祥有着很深的感情。

2020年1月23日,前进村接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指令,孙训祥主动承担了5个村民小组、1800多人的秒丰片区防控任务,每天走村串户宣传防疫知识,排查武汉及湖北等地返村人员情况。

2月1日下午5点,孙训祥在排查时突觉胸闷不适,晚上7点被送到太湖县人民医院,确诊是因劳累过度导致心衰。2月3日早上8点因病情加重,孙训祥被送往安庆市第一人民医院。2月4日凌晨3点27分,因心脏衰竭,抢救无效,连续十多天战斗在抗疫一线的孙训祥,带着未遂的心愿和牵挂,生命定格在56岁。

春天已经在路上,而孙训祥却走了。那天深夜的天空飘起了雪花,仿佛也在无声地哀悼。灯影下寂静的街巷,有一种说不出的苍凉。

孙训祥火化后,他的骨灰被送回村庄。村内哀乐低旋,村民们戴着口罩,自发站在村道两边迎接。很多人跟着哭喊,祥哥,一路走好!

在孙训祥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了一摞厚厚的工作日记。

“面对群众的求助和困难,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做好,不然对不起良心,对不起群众的信任。”

“1月28日,疫情防控各片区要加强排查,绝对不能漏一人;加强宣传力度,全员在岗……”



太湖县徐桥镇前进村的疫情防控卡点

“1月29日,疫情形势严峻,年轻人配合工作,老年人比较固执,要逐个找他们谈心,消除他们心里的障碍,提高他们的认识,做好疫情防范工作……”

……

工作日记里全是孙训祥关心的群众工作和防控疫情的点点滴滴。王启中书记说,那两天去医院看他,孙训祥问的全是疫情防控的事。

祥哥,你太累了,有雪的夜晚,你已不需要再关心疫情。

王启中书记有事忙去了。空落的村部大院里剩下我一个人。阳光很好,要在往日,坐在外面晒太阳的人一定很多。几棵大树从院墙边拔地而起,枝丫茫然地伸向空中。飘落的叶子,带着生命的寂静,铺满了院角。苍凉遒劲的枝干挂着许多半枯的叶子,似坠非坠。在灾难面前跌落絮语,如读人的善良与罪恶。站在树下,仰望或低首之间,突然就有了一种悲凉的感觉。阳光是金黄、柔软的。那些从天空洒落下来的阳光,被风吹得在树叶间摇曳起来,让人眼花缭乱,顿生愁绪。

中午,镇里刘委员给我们准备了盒饭。我从村部出来,去孙训祥家与欧阳冰云汇合。孙训祥每天去村组开着的那辆黑色的小车还停靠在家门口,车前后挡风玻璃上贴的“疫情防控宣传车”的红色标志格外醒目。

睹物思人,顿感生命的脆弱。有人说,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它的长度,而在于它的宽度和厚度。孙训祥正是用生命中的那些平凡的小点,小音符,谱写了感天动地的生命乐章,像村庄的炊烟,在乍暖还寒的日子里,蜿蜒地升空,消逝,化作云彩,在天际勾勒出一幅美轮美奂的绝美图画。

进屋。我看见孙训祥的小女儿孙小青正在接受欧阳冰云的采访。孙小青边说边哭,欧阳冰云也趴在桌上陪着流泪。

作家方方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小青

说,她根本不能接受爸爸不在了,想到爸爸,就觉得心痛,就忍不住想哭。她总觉得爸爸没有走,一直活在心中那个最温暖的地方。

疫情期间让人泪目的事太多。许多人的感情一下子变得特别的脆弱,“泪点”特别低。无论是感动的、悲伤的、愤恨的人和事,都能让人不能自己,泪水滑落。

记得2月6日,为了创作我县抗疫歌曲《同心同行》,我和王宏亮去县医院采访拍摄。说实在的,去之前,我们瞒着家人,做足了心理准备。县医院感染管理科王飞主任带我们走到传染科病区戴帽换鞋时,我突然有一种想逃离的念头。转念又安慰自己,那么多医生护士天天在上班,她们都不怕感染,我还怕什么。在传染科病区,我目睹了医生护士们忙碌的身影。

有人说:“哪有什么白衣天使,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学着前辈的样子,治病救人、和死神抢人罢了……”我看见,在每一间病房门口,都站着那些穿着防护服,背后写着“加油”的小护士。护士长跟我说,防护服一穿上就是八个小时不能脱下,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昨天有个小护士,因为没有带尿不湿,脱下防护服时裤子全淋湿了,趴在她身上大哭,病区的护士都跟着流泪。

是的。“哪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他们和孙训祥一样,都是最普通最平凡的人。但正是他们挺身而出,坚守在疫情防控最前线,用人性的最光照亮了布满疫情的天空。

去镇里路上,我们再次路过前进村的防控卡点。这次我停了下来,跟在卡点负责测体温的村医吴卫平和值勤的村文书黄留芳聊了一会儿。他们都是和孙训祥走得最近的人。但那天他们戴着口罩,我只知道他们的名字却没认识他们。我想,等春暖花开,我们都摘下口罩时,我会再去拜访他们,再在孙训祥的墓碑前献上一束鲜花。

◇流年碎影

人与动物的那些事

黄骏骑

小时候,我们最爱唱的儿歌就是:“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在我的故乡,燕子被乡亲们视为勤劳鸟、恩爱鸟。他们认为,燕子不进愁门,在哪家做窝,一定会给这家带来吉祥。外祖母对我说,千万不能伤害燕子,祸害燕子会瞎眼睛的。盖新房子时,主人会在堂屋的正梁上方钉上长长的铁钉,在上面放一块小青瓦,以便来年春天燕子进来筑巢,生儿育女。那一年,燕子在我家筑巢,哺育了好几只小燕子。一天,母燕子在喂食时,一只未接到食的小燕不慎被挤落下来,掉到墙边的柴垛上,幸未受伤。我们正在吃饭,母亲担心被猫发现,赶忙放下碗筷,驮来长木梯,让我把毛茸茸的雏燕小心拾起,送到窝里。

我家的房子后面有一座山,名曰小麦包。山上树木葱郁,杂草丛生,大的松树也有碗口粗。这里本是陈姓的祖坟山,山上的坟莹一座连着一座。堂哥说,有一条蟒蛇就住在距我家房子最近的一座古墓里。古墓本来就是一个隐蔽幽暗的地方,况且又住进一条大蛇,更加充满了神秘色彩。对他说的话,我们都将信将疑。真正近距离见到这条蛇,是在上世纪大集体年代。正是春季,陈老屋生产队的男女劳力都在我家出牛栏粪。天气晴朗,太阳照在人的身上暖烘烘的。不知是谁,突然大叫一声,在山边的石头榻上发现有一条蛇,好几尺长,扁担粗细,黑质红花,圆鼓鼓的身躯盘成米筛大的圆圈,昂起头来似乎在观望什么,嘴里吐出红红的信子,家猫在它的身边时不时用爪子挠它,而蛇并不理会。人群中,有小伙子抡起手中的锄头要打死它。几位年长者连忙出面阻拦,还说这条小龙怕要修炼成精,它今天是要到凡间讨人的口风。于是,队里有些文化且德高望重的章焕表爷对着那蛇说,你快要修炼成仙了,可不要伤害人啊!说来奇怪,那条蟒蛇听了,在众人的注视下,很快滑进了坝边的杂草丛中。

老家地处深山。早些时候,树木繁茂,人烟稀少,常有豹、狼出没。一日深夜,月色朦胧。农人志满,正待歇息,隐约听见窗外瑟瑟有声。借着如豆灯光,见有兽爪搭在窗棂。他心中一惊,这兽莫非破门觅食?看到房门紧闭,也就镇静如常,嘴里嘟囔着:“你这发瘟的,找死!”一边手持菜油灯,凑近窗户,看个分明。原是只身躯高大的豹子将前爪搭在窗上。说来也怪,那兽见有人来,并不走开,荧荧目光,与之对视,且气喘吁吁,作言语状。老人纳闷:莫非这厮有求于我?靠近窗户,仔细一看,豹的脚掌爬满蜚人的黄蜂,估计是踩了蜂窝。连忙小心翼翼,用针把黄蜂挑走。豹子没了疼痛,悠悠然遁入夜幕。

黎明即起,见自家门口有百余斤被咬死的肥猪。他猜想,定是昨夜那豹驮来的。于是,逢人就说,豹子虽野,也知报恩。